

巴黎的地下城堡

尼尔·谢伊

清晨，出租车静静行驶在寂静的巴黎大街上，许多店铺尚未开张。而此时人行道上的孔洞中钻出一个头戴探照灯的男人，他身着蓝色连裤装，头发编成“脏辫”。然后又冒出个提灯笼的姑娘，双腿修长的她穿着极短的热裤。二人都满身黄土，仿佛披着某个部落的彩绘。男人把井盖推回原位，然后牵起姑娘的手嬉笑着沿街道向远处跑去。

和其他城市相比，巴黎与其地下世界的联系更深远，也更奇特，同时这里也是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地下城之一。成百上千公里的地道构成世界最古老、最密集的地下铁和排水系统网络，而这些仅是巴黎地下城的冰山一角。巴黎之下分布着各种场所：运河和水库，地窖和银行金库，还有酒窖改装成的夜店和画廊。其中最非同凡响的是座座古老的石灰岩采石场，这些石场大多数位于市区南部诸多居民区的地下深处，构成精密繁复的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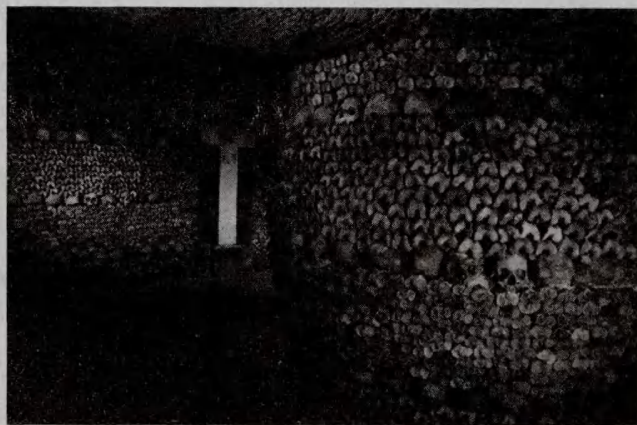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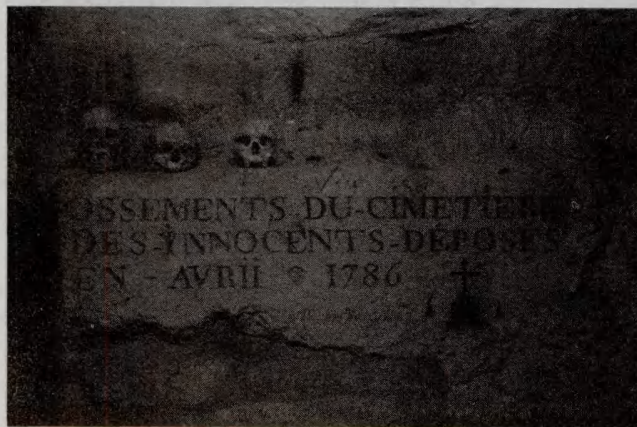
19世纪时，巴黎为开采建筑石材进行挖掘，从而形成这些洞窟和隧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保

卫军的地下战士隐藏在其中一些采石场里；德军则在其他采石场建起地堡。如今在地道中巡游的是另一支秘密队伍，一个无领袖的自由群体，成员们有时会在白天或夜晚潜入地下活动。他们被称作“地行客”，巴黎地下城的狂热爱好者。其实在1955年，法国政府就禁止人们进入采石场了，因此地行客多为逃避地面世界及其戒律的年轻人。资深地行客们称，这一现象于20世纪七十年代发扬光大，当时，朋克文化为巴黎传统的逆反精神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那时进入地下要比现在容易，因为有许多开放入口。有些地行客发现，可以经由学校地下室废弃的房门进入采石场，然后一路向前爬到达堆满人骨的隧道——也就是著名的地下墓穴。地行客们在只有他们知道的秘密空间里派对、演出、搞艺术创作、吸食毒品。自由主义在地下盛行，甚至达到无政府状态。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城市和私人业主已经封闭多数入口，一支精英警察部队开始在隧道中巡逻。但他们无法把地行客全盘镇压。那天早上看

见的那对从检查孔爬出的情侣就属于地行客的行列，他们可能刚结束地下约会。介绍巴黎地下城的最佳指南中，有一部分便是由地行客所著。大多数巴黎人对地下城的规模只有模糊的认知，尽管当他们乘坐地铁时，可能就从祖先的尸骨上飞驰而过。

地下墓穴

菲利普·沙利耶把塑料购物袋放在破旧的座椅上，搓了搓手。墓穴中阴冷黑暗。挂在洞顶的水滴闪着微光，空气中弥漫着霉和湿土的味道。如柴垛般堆放的死者围在人们四周，满墙眼窝和两端呈涡卷状的股骨。塑料袋里装满了巴黎大学的考古学家和法医病理学家沙利耶要借走的骨头，他在袋中找出一个头骨的前板——即一张脸。这张脸的眼窝下方骨头表面布满小孔且下陷，鼻窝扩大呈圆形。沙利耶看着手中可能是因痛苦而扭曲的脸盘说：“这是晚期麻风病的表现”。六百万左右的巴黎人长眠于此，相当于地面城中人口的三倍之多。这些人的尸骨是18和19世纪时从过度拥挤的墓地





对外开放，因此沙利耶可以清静地在尸骨堆中遨游。沙利耶能从他们的骨头中捡起支离破碎故事情节、经历过的疾病和事故、痊愈或腐坏的伤口、所吃的食物、做过的外科手术等。沙利耶从这里可以看到往日里光天化日下的生活。他又在塑料袋中取出一副骸骨，眯眼瞧着脊椎骨上病变的迹象说道，“马耳他热！”马耳他热又叫布鲁氏菌病，发病于接触了受感染动物及其分泌物（如奶水）的人群。“这人可能是个做奶酪的师傅。”沙利耶说。

调查员

汽车载着我们飞驰过寂静的大街，驶入阿尔克伊郊区后，司机把车停在一条繁忙的街道上。路边上，施工检查局调查员的同伴们正钻进连身工作服，套上高筒胶靴，戴上头盔。队员们逐个顺梯子下入洞中。他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巴黎不会塌陷到地基中迷宫般分布的采石场里去。下到梯子底端之后，地质学家安妮·玛丽·勒帕芒捷开始测量氧气含



现代巴黎坐落在石灰岩和石膏岩构成的庞大岩层之上，最初取用岩石的是罗马人，如今在西岱岛和拉丁区仍能见到他们当初修建的浴室、雕塑和竞技场。数百年的时间里，随着罗马人建立的鲁特西亚（巴黎古称）逐渐演变为巴黎。起初，采石场位于距城区很远的地方，但随着城市扩张，一部分版图就蔓延至老隧道的上方。而采石工人挖掘的范围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广。这一过程历经几代人却没人有留意，也没有人知道巴黎的地基已经千疮百孔。因而第一场大规模坍塌便发生在1774年，当时，一条不稳固的隧道塌陷下来，吞噬房屋和居民，就发生在今天的丹费尔·罗什洛大街沿线。之后的几年中又有一些洞穴使更多的房屋塌入黑暗深渊。国王路易十六任命建筑师查尔斯·阿克塞尔·吉约莫对采石场进行勘察、绘图，并维护其稳定。慢慢地，成批的调查员在地下穿梭劳作，对石场进行加固。为了便于工作，他们挖出更多隧道并把原来

各自分离的网络连接起来。同一时期，国王决定关闭并清空城里一座人满为患、渐趋腐败的墓地，命令吉约莫转移尸骨——于是乎，巴黎一部分采石场变成了地下墓穴。而今，勒帕芒捷继续着吉约莫手下最初一批调查员的事业。街道下方大约30米的地方，人们在一根立柱前停下脚步。这根来自19世纪早期的柱子由五六块巨石堆成。尽管今天立柱依然支撑着洞顶，但一条巨大的黑色裂缝把顶壁劈成两半。勒帕芒捷说“别碰，这东西比较脆弱。”她说，现在每年仍有小规模塌陷发生，就在不久前的1961年，南部郊外一整片居住区被吞入地下，导致21人死亡。勒帕芒捷动笔做下一些记录。另一条隧道在我们身下延伸。她做出个向下压的手势。未来某天，这根立柱或许会倒下，我们身处的这条隧道可能会塌入下方的那一条中去……。继续深入到一条通道的尽头，队员们坐下来打量一个小小的黑色洞口，这就是几个小时前别人警告过的那个洞。没人知道它通向何方……

